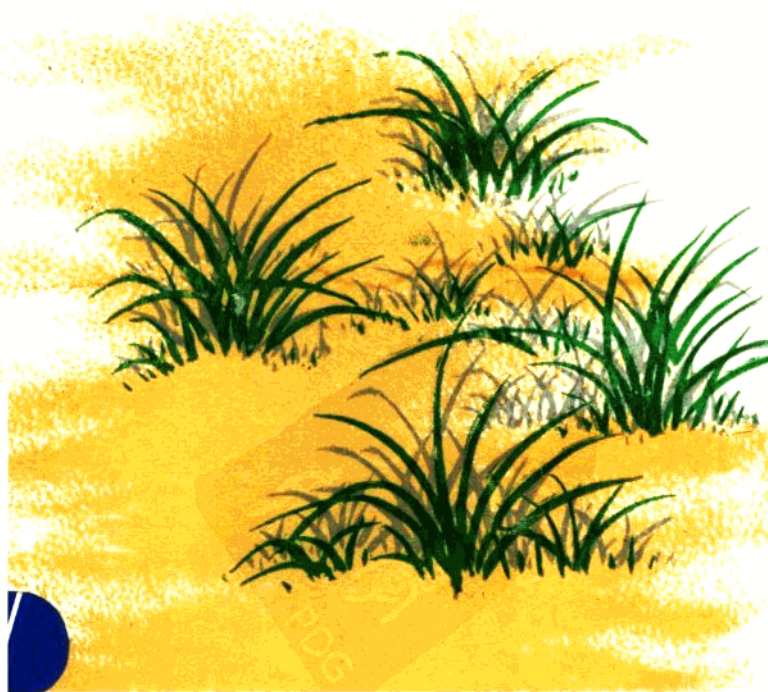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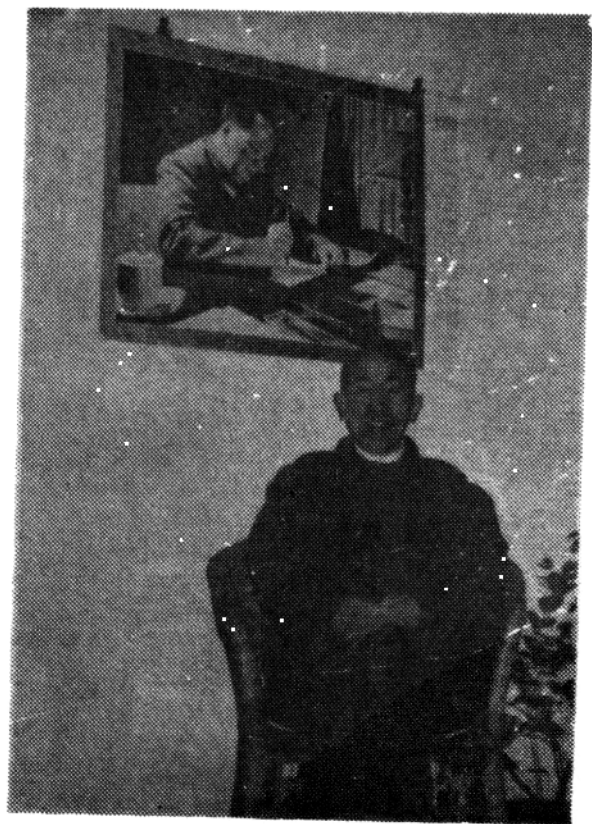


汤建民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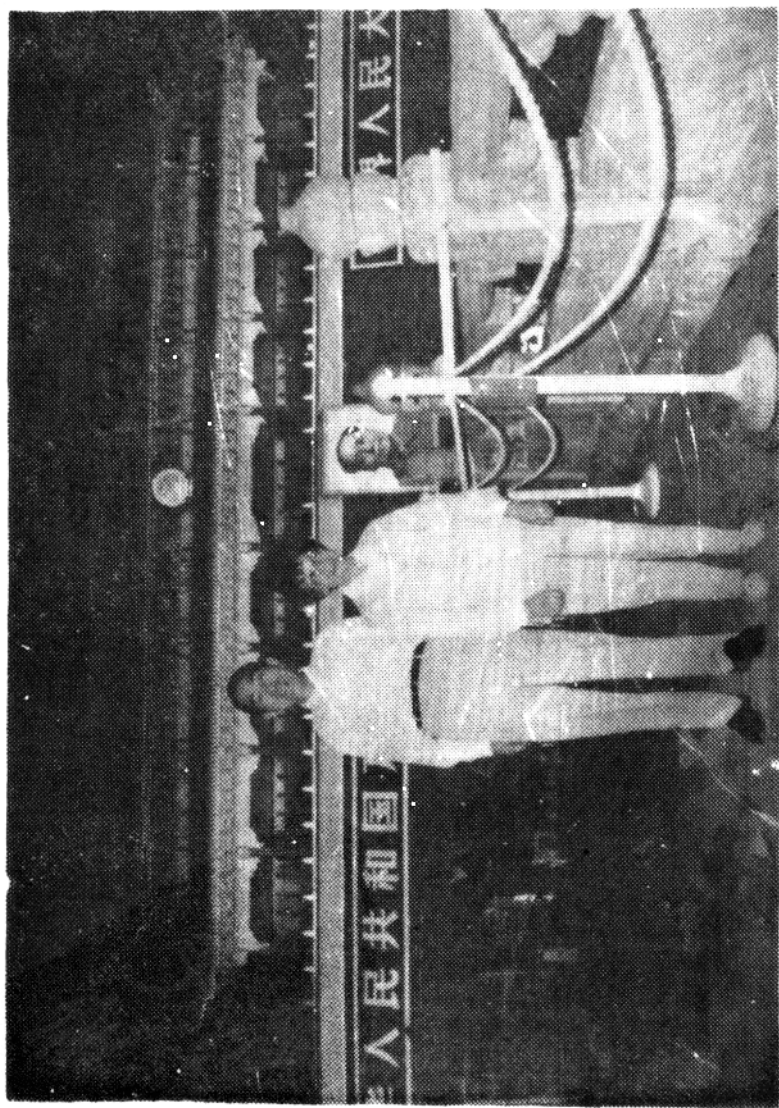
建民詩草

● 附 学 易 记





作者近照



作者及夫人

題詞 代序

誓共率星拱北辰，揚帆慷慨賦南征。
持竿漫浪歸年少，見事何曾滯至成。
革創空虛方倚重，創新宣教又躬親。
真如出谷黃鸝鳥，初試啼聲便好聽。

不同風句便迷航，大事由來慎主張。
手工程叔緩急，關心農政首棉糧。
才造一用勞青眼，端重千金感熱腸。
漸失窮途非所計，只求生愧對穹蒼。

曾參机要列班行，棘手難題費料量。
九把豪情昭黑白，渾忘境遇有風霜。
傾心且听與人頌，持正應銘議事堂。
供職暫移開教地，輝光來自照荒莊。

湖海吟肉偶陳平，專任重加欲益身。
只為革新美國策，敢辭竭力辦民生。
移龍從

送相互顧，遞道誰堪送別情，料得深銘送
送意，拚將心血洗棠陰。

宅旁百步即南湖，食有魚蝦出有車，偶
回首同心妻，舉案齊眉路，知非。座中本是
沈文憲，膝下尤多記事珠。以此生涯誰足
擬神仙，福分亦何殊。

晨宵長共憶當年，夢繞芳隣信夙緣。
偶有佳閑常过我，歡言新作不傳箋。秋
耕角牓頻交手，山水清遊笑并肩。意氣
相投忘社數，鄉居几度醉華顛。

友 張家歲送并書

于陽明寓所

時年七十 一九九六

水調歌頭

題海建民同志詩集

未老先言退，虛位讓賢人。際此清平盛世，
无事一身輕。買得南湖風月，市就長竿魚
餌，柳下且垂綸。形影長伴，相 equal 偶為鄰。

一壺酒，邀明月，發豪吟。芳歲交集，為歌
出最強音。不詠長天秋水，喜踏八千里路，
許我請長纓。一統男兒志，壯世暮年心。

丙子年仲春

方靖四
謹識

诗草付梓

温诗学易历年年
陶冶情操世上仙
说地谈天由我便
许头品足任他言
好从笔底分良莠
厌向官场问利权
鸿爪雪泥寻往事
惊看巨变正空前

汤建民 1966.8

自序

我虽然也读过七年私塾、几年中学，但仍属于才疏学浅之辈。一九五〇年底，我十八岁离校，投身金融。从一九五四年调中共瑞昌县委工作时起，基本上是忙于政务，加之那时不提倡旧体诗，又兼现实的教训，运动不断，稍有失言，遗恨千古，把写格律诗视为畏途。有时兴来口占几句，亦不留字迹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各方面改革放开，文艺上出现了百花齐放，九江成立了江州诗社，在诗社的发起人中，几个主要领导人多是我的老友，我于是也卷入了这一行道并决心从头学起，几年来，不知不觉写了几百首，这次把它选编成诗集共三百首。

书的名称，我也不去想许多道道，起什么深奥头衔，就以自己的名字定为《建民诗草》。诗是书的内容，草者，高等植物以外草本植物

之谓也。再把自己名字勇敢地标上,以留笑柄。

原无出书的打算,也是诗社李华白、徐声扬、刘文约、方靖四几位老师和吟长鼓励我印个集子,我想也有道理,商品有高中低档之分,还有假冒伪劣。我的草本,够不上高中档,也非假冒伪劣品,优质乎?劣质乎?行家自有评说,笔者亦有自知之明,不知本人对诗草释义够份量否?但我相信不是毒草。毛主席说过,毒草可以肥田,经过批判,对人民总是有利的。

我的诗词内容,绝大多数产生于触景生情,有感而发,碰到什么写什么,想到什么写什么,不外咏物揽胜、感时杂吟、友情雅集、祝贺唱酬、抒怀吊古之类。在主观上是以颂扬党的基本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,讴歌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,赞美英雄人物和祖国大好河山,批评贪污腐化和社会不良风尚,但能否如愿,当以读者检验为据。在艺术上,也想用比兴手法,景中寓情,情中寓理,限于水平,仍不免流于标语口号一类,但我每写出一首诗词,人总有一种愉快感,确实起到诗言志和陶冶情操作用。

关于诗集，我就只说这一些。下面就本书中另一部分——我的学易笔记也在此说几句。

本来《周易》是我国古书中最深奥和玄秘的一门学问，它是卜筮之书，在卜筮内蕴藏哲学的内容，对我来说，不敢望及。但出于好奇心的驱使，我对它常抱着“神而往之”，从1987年开始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读了金景芳教授等写的《周易讲座》和《周易全译》等书，金景芳讲，研究周易是研究它的哲学，周易是解决不了算卦问题的，若要想学算卦，请看《卜筮正宗》和《增删卜易》这类的东西。后来我又读了“正宗”和“卜易”与宋朝邵康节《梅花易数》及近人邵伟华等许多专著，看了中国安阳周易学院的一些教材，边学边作笔记，锲而不舍，在逐步掌握易学特别是预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，我也进行了一些预测，有一些未测准，也有一些测准了。由于对它花费上十年的心血，我想在出本诗集的同时，也将这些学易笔记加以整理，附在本书后面，作为我十年来学易心得，未尝不可。

我二十四岁即担任中共县委宣传部领导

工作，一生笃信辩证唯物主义，是个无神论者，我过去对易未作研究，便魂之为封建迷信，斥之为信神信鬼。经过上十年的学习与实践，我认为应作具体分析。

在周易书中，并无迷信之说，为什么人们斥之为迷信？我认为一是从古至今，人们对运用周易预测吉凶之事，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；二是由于世上不存在鬼神，而在预测术语中有一些神鬼用词；三是有些江湖术士，对周易与预测学并无研究，只是看了一两本书，拣些皮毛，在路边摆摊设点，赚钱糊口，结果弄得假作真来真亦假；四是周易卦书深奥难懂，缺乏可读性，而阴阳、五行、干支之间关系盘根错节，使一般读者望而怯步，而科学界和学术界又缺乏科学深入研究去发掘和阐明，许多问题至今是个谜。由于以上原因，使用形而上学观点，简单硬性把它说成是伪科学。

近年再版的《增删卜易》序言中引用了恩格斯的话：“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，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”。周易未遭秦火，几千年来

服不了这种哲学”。周易未遭秦火，几千年来沿传不衰，近十年来，国内外已出现了周易热与预测热，说明有其价值所在。一些书中所写六神官鬼术语，只是象我们现在名片上用英文字母 BP 作传呼机代号一样，并非指有个什么鬼和神。利用阴阳五行干支生克推断吉凶，就象我们做代数求 x 未知数一样，随着科学的发展，其奥秘将会逐步被人们所揭示和认识。关于命运之说，四柱预测是把人的出生年月日时的干支组合叫命，把一生的每一阶段干支组合叫做运，十年为一大运，每年为一小运，命管一生，运管一段，合并叫命运，并非迷信。有人问，孪生兄弟或同一秒钟出生的人，命运为什么不一样？孪生兄弟出生也有先后，即使同一秒钟出生，也有妻子儿女五行生克各异，每人面相手纹不同而所主之事有别，就象国家十多亿人，长像各异一样。当然有些东西还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。我认为周易是我国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，奥理精微的一门哲学，对周易预测只有在潜心研究并在不断实践中逐步深化认识。特别是在预测上，一个卦要涉及许

多错综复杂关系的辨别,再高明精通的八卦师,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断准。而我只是一个周易预测研究的爱好者,对于许多精微易理的预测,还有待于今后继续学习和钻研,这里只是对我的学易笔记作个说明而已。

我的学易笔记,除了介绍周易八卦与预测一些基本知识外,在预测方面主要介绍八卦预测方法和六爻预测方法,对四柱、六壬、紫微等预测学则未列。但只要掌握了这两种预测方法,也就可以预测一切事情了。

现在学术理论界对《周易》在发掘它的思想,研究它的哲学,似乎比较一致。但对研究周易与预测上,有人仍视之为迷信伪科学。我认为,既然《周易》是卜筮之书,又是哲学著作,就不能把它硬性分开。《周易》是卜筮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,但它与原始的卜筮已有本质的不同,好象电脑一样贮存着丰富的自然、社会、思想理论等等的信息。易为变,卜为象,筮为数,占为法,卦为画和记录,根据卦爻之象以断事理。然而《周易》本身不能用作算卦,是汉朝京房等加上“纳甲”等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,

《周易》方可以用来卜筮了。当然,目前由于多数人预测准确率不很高,有些问题又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,完全依靠它来卜而先知是做不到的。我只是爱好它,搞些预测,作为避凶就吉之参考。我们应把研究周易预测同某些江湖骗客行为区别开,周易与八卦并非禁书。

序

李华白

五十年前(1946年),黄梅县孔垅镇高等小学,汤建民在那里读六年级,我当时是他的班主任。他给我的印象是,家里很穷,由于营养不良,个子小面黄肌瘦。人很老实,不大爱活动,但读书很用心。1947年他小学毕业后进入小池胜利中学读书,我到庐山执教,从此,我们便无联系。八十年代初,他的同乡同学陈豪几次曾告我,说他在瑞昌县当常委,陈并约我找机会同去瑞昌看他,我也欣然应允,但后来终于没有成行。1985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我们好几个人在江州诗社付社长凌家成家里,不期而晤,当时凌不在家,大家彼此闲聊起来,汤问我说:“你这位同志,我好像在哪里见过?请问你在哪个单位工作?”我当时回答说:“我不在九江工作,我是外地来九江的。”他见我这

样说便不再作声了。另一人问汤怎么认识凌家成？汤回答说：“我和老凌在瑞昌共事十多年是老朋友了。”我听说他在瑞昌工作，立而问他：“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，瑞昌有个汤建民你认不认识？”汤立即惊异地站起来说：“汤建民就是我！你同志贵姓？”当我说出我的名字时，他惊呼：“你是我的老师？”我们两个人立即亲切地握手，相互久久端详着对方。相别四十多年了，意外相逢，说不出是惊喜还是感慨！眼前的汤建民，个子长长大大的，和我记忆中的小个子，形成如此大的反差。他此时已调回九江食品公司当经理，加入了江州诗社，在搬进新居时，他要我写个条幅送他，我就写了这一段难忘的重逢，作为纪念。

相逢恍似曾相识，问姓惊看别后身。

四十风华流水逝，诗坛又见老师生。

从此，我们之间成了他乡故知，过从甚密。十几年来，结成了“一身风义兼师友”的情谊，相互之间，尊敬而不拘泥，坦诚而又亲切。诗社同人经常戏呼我们为“老师生”，我们也以此倍感亲切。

谈到建民写诗，我颇算是个知情人的。这十多年来，他对写诗的热情特别高涨。严格地说，他以前对写诗，还缺乏表现技巧的造诣，但他确实是个爱好者，锲而不舍，爱有感而发，开始写，尽管废品很多，但从不馁气。这十几年他写诗的激情和进步，的确很大，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就是他的学诗态度特别虚心，向别人请教，从不自以为是，并善于从别人的改诗指点中吸取营养，我们诗社许多老诗家，几乎都是他请教的老师。他在职的时候，因工作忙，写得少一点，退下来以后，他写诗得到他夫人黄问莲的积极支持，后来夫妇俩一齐同上老年大学诗词班，写诗积极性空前高涨，他这本“建民诗草”，有不少是在老年大学学习期写的。他长于写记事诗，因事而发，并且独具个性，有不少诗写得很见性灵。

如“打麻将”

四老相邀上四川，规章一炮五毛钱。

拙刑限我输银量，每月不能过百元。

“赠内”

人人称赞老黄牛，推磨拉犁不计酬。

默默耕耘四十载，风光喜见夕阳楼。